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貢生臣郭坦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三

易論十三篇

易論第一

宋 李覯 撰

或曰易之為書也其不可學耶何其微而不顯也曰學者之過也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

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為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爾欲聞之乎曰然則請問為君之道曰夫用貴莫若恭用富莫若儉恭則衆歸焉儉則財阜焉恭儉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可決疑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為用矣非徒人助天且福

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恭之得衆也如此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謂質素之地也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而毎事質素與丘園相似則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儉之足用也如此非徒儉於身也祭祀鬼神尚可菲薄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祭之薄者也謂修德以祭雖薄而受福也大上之利民以財則不足也百姓安堵而不敗其業利之大者也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

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須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也夫溥愛無私君之德也反是則非益之謂也屯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羣小而繫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貞則吉於大人之貞則凶也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謂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不能无私於物唯賢是與愛於來而惡於去用三驅之道者也伐不

加邑動必討叛雖得乎顯比之吉而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故象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尚力取勝亦已勞矣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謂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大師克之然後得志也困九五曰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赤紱謂異方之物也五以剛猛物所不附忿物不附而行威刑則異方愈不懐矣而體在中直能不遂迷乃徐脩德則得喜說履夫尊位

過而能改以斯祭祀必受福也夫以至尊敵至賤勝之不足為武也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陸草之柔脆者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人而五處尊位躬自決之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故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安非福也危非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否於小人而自戒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之術莫大

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行之不足以有為矣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謂處令之初未能服令故進退也則宜用武威以整齊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謂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則小人變面以順上也夫治國始於齊家王化本乎夫婦百代不易之道也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謂居於尊位而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故勿恤而吉也凡此皆為君之道也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而乃以威武成命何也曰同人九五敵剛也困九五來巽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有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為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其事也盖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易論第二

或曰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請言其要曰井九五曰井冽寒泉食謂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不食汙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髙然後乃用也兊九五曰孚于剥有厲謂處尊貞之位不説信乎君子而説信乎小人則小人道長而國有危也剥六五曰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謂施寵小人但同之於宫人勿使害正則終无尤也然則人君所任宜得賢才不可説信小人雖未能不加以寵亦當處之

散地无俾乘勢以消君子可也或曰人君有不自為國而委之大臣可乎曰茲禍福之機也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耳蒙六五曰童蒙吉謂委於二也夫蒙之時陰昧而陽明五以陰質居於尊位不敢以其蒙昧自任而委之剛陽付物以能故獲吉也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謂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主衆猶不從故長子則可弟子則凶盖九二得中可以任也

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用兵之法亦其宜矣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夫臨剛浸而長君子道盛之時也因而納之委以其事則不勞而成功矣任得君子庸非智乎大壯六五曰喪羊于易无悔羊壯也君大壯之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用壯之甚敵寇之來將失其居故不待險難而先舍其壯委任於二則得无悔也此皆事之宜不得不然也歴觀衆卦此類頗多率由陰居尊位未得剛正在上而廢其聰明委政於下也得其人則民受其

賜非其人則職為亂階此不得不然也恒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謂居得尊位不能制斷而係應於二專從其唱以此為恒則婦人之吉非夫子之道也以言人君在位茍不能獨斷而牽於臣下權時則可矣以之為恒則非君之道也坤初六曰履霜堅氷至戒其漸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辨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也此任官之要先王其慎之也

易論第三

或人請問為臣之道曰君子之進也難哉苟進則諂諂則何有於君唯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志在於君故不苟進也夫執剛用直進不為利忠誠所志鬼神享之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與五為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也夫君臣之交初未見親未信而諫人以為

誇損初九曰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謂剛以奉柔當自酌損其剛乃得合志志既合則道可行也然剛德之長不可全削志意既合當自守貞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謂初巳損剛以順柔二復損巳以益柔則剥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貞也夫道雖貞矣宜得其中不可過也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謂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隂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故

曰婦貞厲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
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也恒初六曰浚恒
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謂求深窮底物
无餘藴以此為恒凶貞害德無施而利葢人不可以至
察也節上六曰苦節貞凶悔亡謂過節之中以至亢極
苦節者也以斯施貞物所不勝貞之凶也以斯脩身行
在無妄故得悔亡葢政不可以峻刻也雖不可過亦不
可未至而止也晉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而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若以此為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之然後无咎也夫為君耳目所以司聰明也不能去邪人使至君側誰之罪也兑九四曰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謂三為佞説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初則未寧終則有喜也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善天下所頼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夫事君盡禮致恭存位古之道也履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謂逼近至尊處多懼之地然以陽居陰以

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也夫君唱臣和理之常也專而見疑鮮不及矣坤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含美於内待命而發不為事首順上而終可謂智矣故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亦謂代終巳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也雖不獲自專而時有未安不可不憂也渙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謂與五合志内掌機密外宣化

命能為羣物散其險害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猶有丘墟未平之慮雖已得大功所思不可忘也若時不我用不與於政則宜卷而懷之毋使動而之悔也坤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謂以陰居陰不與陽事隱其賢德乃可免咎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或竭其忠信志在立功圖國忘身雖慎可也隨九四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謂居於臣地以擅其民失於臣道違貞者也體剛居說而得民心能幹其事而成其功者也雖

違常義志在濟物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哉夫
權之所在衆之所附不守以正速禍而已矣益六二曰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謂居中得位益自外
來朋龜獻筴同於損卦六五之位位不當尊故永貞乃
吉也夫忠臣之分雖處險難義不忘君也蹇六二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謂居位應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
害執心不回志救王室者也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
也凡此皆為臣之道也孔子曰為臣不易豈虛言哉

易論第四

或曰大哉君臣之道既得而聞之矣請問凡所以治其身何如曰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蒙六四曰困蒙吝謂獨遠於陽處兩隂之中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故曰吝也觀初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謂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隂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童觀在小人則无咎君子處之吝道也夫道之於人

不可斯須去之也進則飾其行退則不勉焉是為利者也君子恥之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謂在内卦幽隱之地而履其中道不以居外為榮處内為屈隱顯皆同常行其貞宜其吉也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處内而居重陰之下履不失中不徇於外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之也晉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謂進而无應其德不昭不以无應而回其志處晦而能致其誠故

得貞之吉也其初愁如履正不回則乃受茲大福于其母也井九三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謂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已全潔而不見用故使我心惻也不下注而應止是可汲也井之可汲也猶人可用若逢明王則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並受其福也夫欲不可逞强不可恃放其私心罔知戒懼凶之道也震初九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謂體夫剛德為卦之先能以恐懼而脩其德乃致福也豫初六曰鳴豫

凶謂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謂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為壯君子用之以為羅已者也雖復羝羊以之觸藩必拘羸其角矣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謂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厭人弗之與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夫靜以俟時則无悔躁而求利則有恥不可不慎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謂居養賢之

世不能正其所履而舍其靈龜之明德羡我朶頤而躁求不足貴也咸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吉腓謂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夫遵道而行不牽於俗明哲之任也與衆雷同善柔之事也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謂順不苟從豫不違中不改其操是以吉也咸九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謂志在隨人所執亦已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小過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謂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

先過防之至令小者咸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凶至矣然而絕類離倫衆之所非毀方瓦合亦儒之權也萃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殊異民之多僻獨正者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凡此皆治身之道也或曰脩身及家自天子達庶人一也請問家道曰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謂幹父之事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

考而已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謂婦人之性難可全貞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雖不宜全貞亦不可納之於邪故曰得中道也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謂治家之法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則悔亡也家凟而後嚴之則无逮矣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謂家人雖嗃嗃悔其酷厲猶保其吉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是威克厥愛家道之善者矣

易論第五

或曰脩身及家前聞之矣請問凡所以遇於人何如曰夫上之遇下有道屯初九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貴謂陽賤謂陰也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故大得民心也无妄初九曰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亦謂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也困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無咎謂以陽居陰

尚謙者也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無所私
雖以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也能招
異方故曰朱紱方來也然而不可以瀆也頤六四曰顛
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謂居得其位以上養下
得頤之義而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
惡而嚴也夫下之遇上有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無
咎謂以柔處下心能謹慎故得無咎也訟六三曰食舊
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

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
而不失也然而不可以諂也頤六三曰拂頤貞凶十年
勿用無攸利謂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處
頤而為此行十年見弃者也立行於斯無施而利也兊
六三曰來兊凶謂以不正而來求説邪佞之道故凶也
巽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謂處巽之中
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下也
若惟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得吉而無咎

也夫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同於君子則吉附於小人則凶臨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謂有應在五而五體柔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矣雖感應之時不可全與相違必未順其命乃得吉无不利也六四曰至臨无咎謂處順履正不忌剛長而乃應之故得無咎也剥六三曰剥之无咎謂與上為應羣陰剥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剥可以无咎也夬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謂夬為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

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夬夬也若不與衆陽為羣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無所咎也夫心貴乎公而量貴乎大公則視人如一大則無物不包視人如一則惟善是從也無物不包則雖愚有處也比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謂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則莫不比之故必有它吉也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无咎謂為同人之首而無應於上心無係吝

通夫大同出門皆同誰與為咎也兊初九曰和兊吉謂居兊之初應不在一無所黨係和兊之謂也説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大過九四曰棟隆吉有它吝謂雖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撓而應在初用心不廣故有它吝也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謂以剛居中童蒙所歸也包而不距則逺近咸至故包蒙吉也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謂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

心廣大無所遐棄無所朋黨乃可以得配于五也凡此皆遇人之道也

易論第六

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請問動而無悔則奚由曰時乎時智者弗能違矣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之媒怠者功之賊也蹇初六曰往蹇來譽謂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譽也歸妹六三曰歸妹以須反歸

以娣謂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時者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謂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為賢更為反道凶其宜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治為亂也節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謂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凡此不

可後時者也嗚呼進取之時易見退避之時難知蓋利者人之所欲欲則存諸心存諸心則計之熟矣害者人之所惡惡則幸其無之而不知為謀矣或人請問退避之道曰君子見機而作愚者闇於成事禍至而避亦無及也渙初六曰用拯馬壯吉謂處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違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也遯初六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謂處遯之時而為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

乎故勿用有攸往也然而矯枉過正衆之所惛和而不同身乃無患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謂處卦之始最遠於難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絶跡匿形不由軌路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示不能行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逃難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夫有所避者不可有所顧也以欲而忘患鱗屬所以

死於餌也遯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謂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曰繫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謂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若夫分有所定義不可去則莫若守正之為利也泰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謂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

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正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謂最近於晦與難為比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凡此避禍之道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易論第七

或曰獨陰孰始獨陽孰生萬事云為未有不因人以成

故大則有君臣之交小則有同志之會變故非一顧聞其詳曰人事之變或遠而相應或近而相得遠而相應君臣之分定也近而相得以各無應同志者也然而應於遠者或為近所困承於上者或為下所逼臣欲應君而寇難阻之君欲應臣而讒邪制之惟其明哲决所去就秉心不回終乃無過也屯六二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謂志在乎五不從於初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時方屯難正道未

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大有九四曰匪其彭无咎謂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為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彭則无咎矣睽六三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魚器反无初有終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四從上取二從下

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也漸九五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然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謂以陽爻為下卦之主而棄其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正矣然小人之心惡直醜正近不相得亦宜備之既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謂履得其正而近不

與三五相得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抑又交際之閒理非一致或名雖為應而實不相接或義有可合而情不相同智者三思故往而必納愚者徑行則動而多悔也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謂二雖比初執正不從不害已志者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謂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也隨六三

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謂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巳隨之則得其所求也睽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无咎謂有應在二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已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凡此智者之慮能見彼情者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謂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進而無屯邅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

應在三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其可獲乎故不如舍往吝窮也大畜九二曰輿說輹謂五處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凡此愚者之動不知彼情者也故亦有非應比各亢一方而涣然合好罔有猜嫌者同患相恤勢使之然也睽九四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謂無應獨處而初亦無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故求其疇類而自託焉相得無疑故曰交孚雖在乖革志可得行雖危無咎也故曰苟識其情不

憂乖遠茍明其趣不煩彊武能説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文者乎

易論第八

或曰天有常故四時行地有常故萬物生人有常故德行成而事或有變勢或有異以常待之其可乎曰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事變矣勢異矣而一本於常猶膠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夬履貞厲謂履道尚謙不憙處盈而五以陽處陽正當

其位是以危也豐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謂處明動之時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而二以陰居陰常於厥位故幽而無覩不能自發也若夫排患解紛量時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謂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語以謙冲則罪可戮用救衰危則物所恃故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大過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謂以陽處陰能過其

本而救其弱者也上無其應心無係吝處過以此無衰不濟也九三曰棟橈凶謂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溺而凶衰也或曰甚哉斡盤之難也才不勝任亦可勉乎哉曰駑駘疾走不如良馬之安行也小人飾智不能及君子之任真也天命之性有限乎中苟非其宜是以身釣禍也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謂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

泥故可以往而無咎也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謂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勝故曰鼎折足覆公餗也既覆公餗體為渥沾智小謀大不勝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解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謂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凡此皆以身釣禍者也亦有才可適用德可及物而勢不可為者必謹察之也井九二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謂處上宜下處

下宜上而二無應於上反下與初故莫之與也是卑者不可以有為也旅九三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謂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是疏者不可以有為也凡此亦所以釣禍也或有不量其力悖道逆理以圖非望茲又罪之至也履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剛健不循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為于大君行未能

免於凶而志存于王頑之甚也同人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嵗不興謂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嵗不能興者也三嵗不能興則五道亦已成矣安所行焉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謂隨之為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離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

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也噫天不可違人不可欺忠孝之美有生者所宜拳拳也

易論第九

或曰如此乎禍福之猶影響也何從而慎諸曰火之生也一勺之勝及其燎也川流莫競是故君子慎乎始也節初九曰不出户庭無咎謂為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偽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也夬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謂

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然則不慎而失之者尚可及乎曰亦在人之明與昧也明者則辨之於早過而能改故可及也昧者則以智飾非至于貫盈雖悔無及矣復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謂最處復初始復者也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脩身患難遠矣錯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需九三曰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謂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

以招寇而致敵也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備可以不敗也訟九四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謂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理變前之命安貞不犯不失其道為仁由已故吉從之也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謂過輕戮薄足懲而已小懲大誡乃得無咎也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謂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

不克也不克則反自思過以從法則故得吉也臨六三曰甘臨無攸利既憂之无咎謂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説臨物宜其無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脩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也凡此辨之於早可及者也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謂最處復後是迷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終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也雖復十年脩之猶未

能征也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謂處罰之極惡積不
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誡滅
耳非懲凶莫甚焉凡此至于貫盈雖悔無及者也亦有
勢猶可救而弗用謀言遂及敗覆者茲又不明之甚也
夬九四曰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謂下
剛而進非已所據必見侵食失其所安而五為夬主非
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
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噫過而不能知

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猶豫自以無害古之亡國敗家未嘗不以此也

易論第十

或曰文王之囚箕子之奴豈其所自取哉曰患自已招斯可患也患非已招斯不足患也其必免矣如其不免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已所致故無所怨咎也此患自已招者也漸初六曰鴻漸于干

小子厲有言無咎謂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謗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無咎也姤九三曰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謂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為已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不能牽據以因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於履得其位非為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已招是以無大咎也此患非已招必免者也蹇六四曰往蹇來連謂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

來速然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難遇於難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已招不可免者也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亦有進不違私志在救難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義非智者之羞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謂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古之人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有所欲者必得所惡也關龍逢死於夏王子比干死於商人臣之義不得不然也是故知幾之賢少欲之士拂衣塵外

高蹈不還鴻飛冥冥非弋人之所篡也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職位不承事王侯但自高尚其事故志可則也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謂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賁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謂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無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此二疏以免於漢四皓以免於秦特立獨行非凡所及也噫天道之變日星循環占之

而不外者以知其數也人事之動情偽交錯應之而不謬者以知其勢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來弗可辭也已噫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

易論第十一

或曰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既不一事亦不同不可相假者也今子統而論之毋乃咈於時乎曰時雖異矣事雖殊矣然事以時變者其迹也統而論之者其心也迹或萬殊而心或一揆也若夫湯湯洪水禹以

是時而濬川黎民阻饑稷以是時而播種百姓不親契以是時而敷五教蠻夷猾夏臯陶以是時而明五刑其迹殊其所以為心一也統而論之謂之有功可也亦有因時立事事不局於一時可為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義忠信之例是也故夫子於上下繫所稱者十有九爻未有言其時者盖事不局於一時也是故時有小大有以一世為一時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為一時者此其小也以一世為一時者否泰之類是也天下之人共得

之也以一事為一時者訟師之類是也當事之人獨得之也借如今之世泰之時也天下所共矣而所遇之事人各不同若其倥侗之質求師辯惑蒙之時也立身嚮道非禮勿行履之時也居其德義以待施惠井之時也自遠之近觀鑒朝美觀之時也量能受任各當其分鼎之時也夙夜在公斡君之事蠱之時也用其剛正辯物之事訟之時也斷其刑罰無有不當噬嗑之時也出軍遣將以討不庭師之時也險難在前按兵觀釁需之時

也民有困窮從而養之順之時也事有所失知而改之
復之時也禮有過差議而定之節之時也逸樂之情約
之以正豫之時也文飾之盛反之於素賁之時也人有
解慢示之以威震之時也夫此之類皆以一事為一時
而諸卦之時君之所遇者多以事無不統也臣之所遇
者寡以事有分職也或一人之身而兼數事或終食之
久而移數時時既屢遷迹亦皆變茍不求其心之所歸
而專視其迹則散漫簡策百紐千結豈中材之所了邪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謂少則得多則惑也然則統而論之不亦可乎

易論第十二

或人請問乾坤何時也曰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飛上則亢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

無咎五則黄裳而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又問大過之時則務在救危遯明夷之時則貴乎避難何其不同也曰大過之時本末雖弱而未見君之昏亂臣之讒邪是國家之難何世無之君子之義不得不救也遯則小人得志明夷則闇主在上忠良之士徒見害而已無足可為也君子之智不得不避也又問陰爻浸長皆小人道盛也剥之五陰否之三陰小人衆多矣而不見君子避之之意二陰始進而君子

之遯猶恐為尾何也曰君子之道知幾其神故云二陰用事小人將盛而亟避之則無患矣苟至于否塞至于剥落而後退焉不已晚乎易之為遯所以示先見也然則剥與明夷孰為大禍曰小人雖盛制之在君故貫魚以宫人寵則無不利是禍之小也主之闇則末如之何故南狩得其大首是禍之大也又問屯也蹇也困也名相近也請言其别曰屯者動乎險中可為之世也然而足以有功矣蹇者見險而止不可為之世也然而足以

無過矣困者剛見揜於柔君子為小人所蔽窮厄委頓者也人之所患莫斯之甚也比也同人也隨也義相類也請言其異曰比者剛得尊位上下應之天下之人皆親其君也同人者柔履中正而應乎乾同志相合物各有黨也隨者剛來下柔動而之說謂能下於人動則人說莫不從其所為也上之所務莫斯之大也謙也巽也奚若曰謙者內陽外陰屈其剛德以下於物者也巽者內外皆陰心貌如一情實卑順者也豫也兌也奚若曰

豫者主於逸樂兊者喜悅而已也晉也升也奚若曰升者升得位晉者進見於君也泰也既濟也奚若曰泰者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世也然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具利貞之德也若夫物皆得其所事皆得其宜未有如既濟之盛者也堯舜其猶病諸然安不忘危戒在終止故曰初吉終亂也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禍福倚伏誠可畏也昔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能保萬世無疆之

休其唯知懼若乎

易論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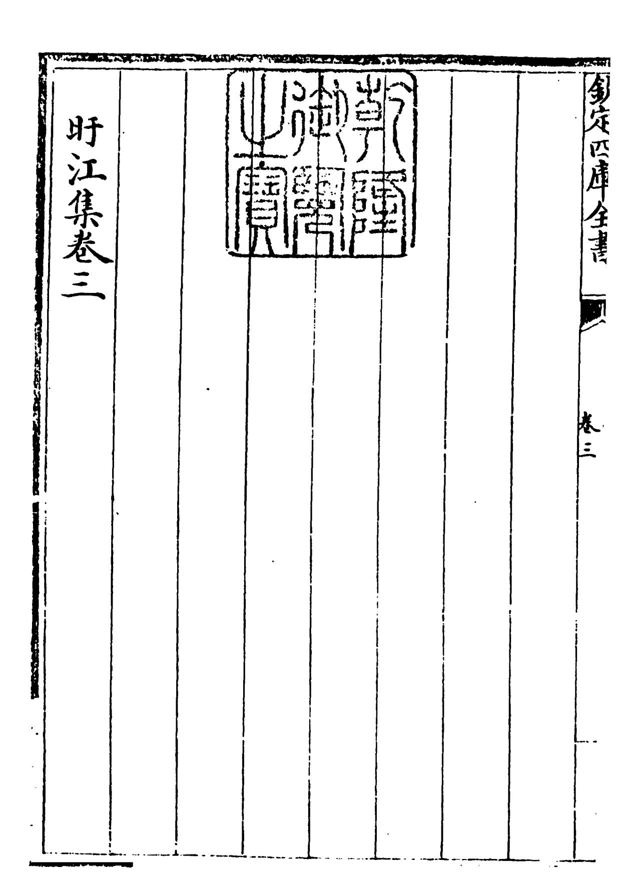
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請言其畧曰天地萬物存乎說卦矣姑以人事明之八卦之道在人靡不有之也但賢者得其正不肖者處其偏矣夫剛而不暴乾之正也順而不邪坤之正也動而不妄震之正也卑而不辱巽之正也險而不可犯坎之正也明而不可欺離之正也靜而不可誘以利艮之正也和而

不可撓以怒𠩄之正也若剛而不容於物乾之偏也順而不守其道坤之偏也動而為躁震之偏也卑而為佞巽之偏也險而為賊害坎之偏也明而為苛細離之偏也止而不及其時艮之偏也説而不由於禮𠩄之偏也是故賢者以功不肖者以過賢者以福不肖者以禍由所用之道名同而實異也然賢者之道也或其數不備或所施者狹夫能具八者之用猶之乎身充之乎天地之間者其唯聖人乎故用之於國則邇人安用之於軍

則遠人服鼓之舞之無物不得其宜矣純精勁正造成庶事盱食忘倦終而復始用乾於國也含藏黃大靡物不受𧷤然和順無有煩擾用坤於國也甲兵斧鉞以重其威無敢姦宄無敢怠惰用震於國也適時之變權宜在已以貴下賤士爭歸之用巽於國也封疆阻固山河分限貴在常尊無得褻近用坎於國也善靡不照惡靡不見人文化成上下肅雍用離於國也脩其典禮止邪未形慢易之心無自而入用艮於國也行慶施惠洽于

羣心罔有小大翕然欣戴用兑於國也以剛決事以勇臨敵變動不息罔失其正用乾於軍也撫養士卒如母親子雖其柔仁不害方直用坤於軍也先聲後實威聞敵國動於九天物莫能亢用震於軍也隱其形勢示之不能始如處女後如脫兎用巽於軍也深溝高壘遠其斥堠敵人不得襲刺客不得近用坎於軍也部曲分辯各有麗著號令明白衆罔疑惑用離於軍也退北佯為不追見利佯為不知持重有待疑如山立用艮於軍也

誅其渠魁弔其民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兊於軍也故知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載其底有旁焉必環其外幽無不貫微無不徹惟所用之何如耳噫作易者既有憂患矣讀易者其無憂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以憂患之心思憂患之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盱江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貢生臣郭坦

謄録監生臣李玢

盱江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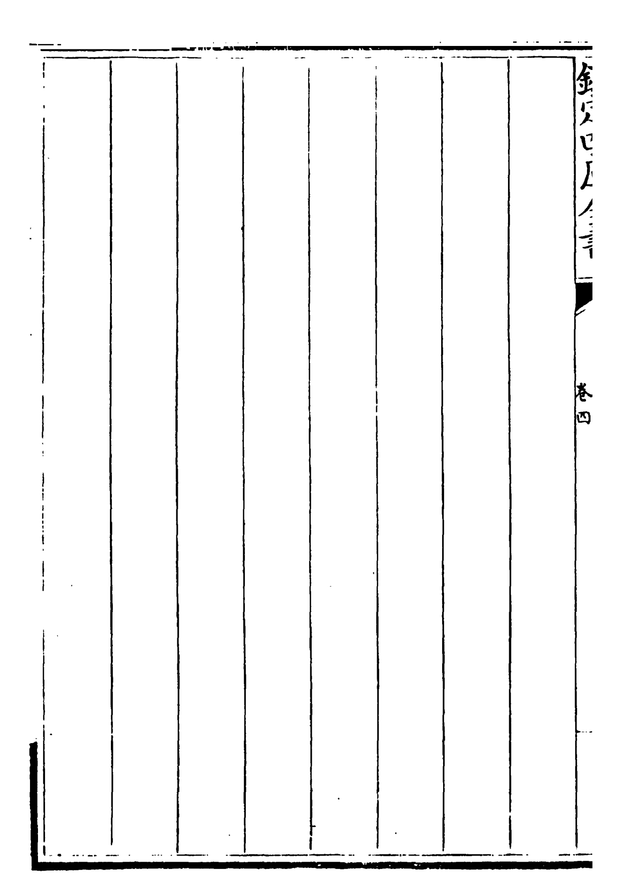
宋 李覯 撰

刪定易圖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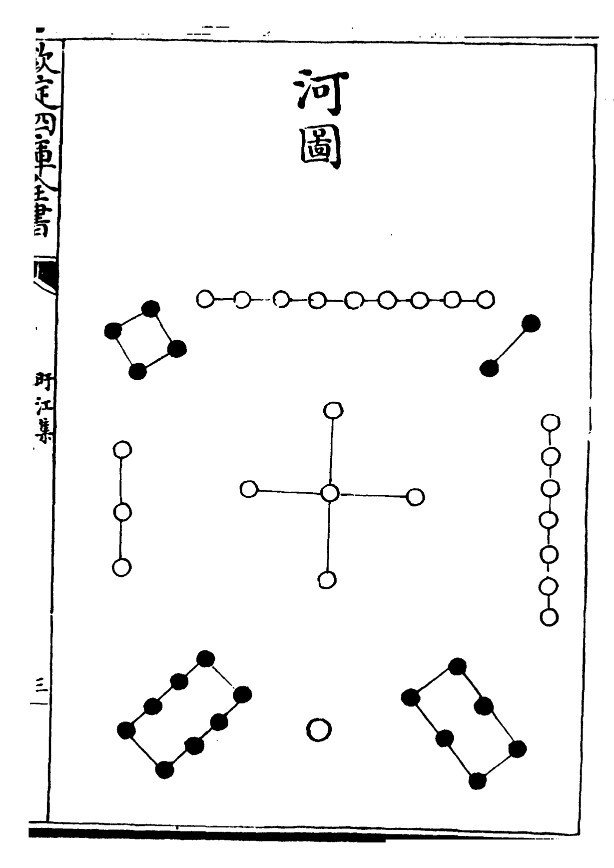
覯甞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爲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況力穿鑿以從傀異考之破碎

鮮可信用大懼註誤學子壞隳世教乃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庶乎人事脩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慍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黄黎獻為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為新意者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攘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將不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為家好同惡異有甚冦讎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

已焉耳



河圖



洛書

八卦

論一

或問劉氏之説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何如曰信也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指在作易也則不待禹而得之明矣其所圖者信乎曰洛書五十有五協於繫辭天地之數河圖四十有五雖於易無文然其數與其位灼有條理不可移易非妄也惜乎劉氏之辯則過矣或曰敢問河圖之數與位其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兌之位也

二四六八耦數隂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兊坤離巽隂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而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兊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抑又縱横數之皆得十五此非灼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或曰劉氏之辯其過焉在曰劉氏以河圖洛書合而為一但以河圖無十而謂水火木金不得土數未能成形乃謂之象至於洛書有十水火木金附於土而成形矣則謂之

形以此為異耳其言四象生八卦則取河圖之七八九六以其有象字不可用洛書之形故也其下文又引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於此則通取洛書之形矣噫何其自相違也劉曰天五居中而主乎變化上駕天一而生地六下駕地二而生天七左駕天三而生地八右駕地四而生天九者不亦惑乎夫所謂生者言乎其始也茍河圖之象生八卦則洛書之形又生八卦者何也若以聖人既取河圖之數以畫卦而洛書之數止為

揲蓍則其論云在河圖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此又已言揲蓍矣反覆不通故曰自相違也夫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耳謂之五者非有五物謂之十者非有十枚而曰五十有五者葢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筭法非實數也如人兄弟行下浪反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焉可謂有五十五人哉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故初一則天氣降於正北次二則地氣

出於西南次三則天氣降於正東次四則地氣出於東南次五則天氣降於中央次六則地氣出於西北次七則天氣降於正西次八則地氣出於東北次九則天氣降於正南天氣雖降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諸男未冠女未笄昏姻之禮未成則何孕育之有哉況中央八方九位既足而地十未出焉天地之氣誠不備也由是一與六合於北而生水二與七合於南而生火三與八合於東而生木四與九

合於西而生金加之地十以合五於中而生土五行生而萬物從之矣二四易位而一三五如其初者當所王之方也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圖之數二氣未會而劉氏謂之象悖矣若夫洛書之數五位既合則五行有象且有形矣象與形相因之物也其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者徒以先後分之耳其實二者合而後能生生則成矣蓋非一生之待六而

後成也假令河圖是象洛書是形則取洛書而為八卦者亦非酌水燃火伐木鍛金而成之也直取其象耳以法象而言之不亦可乎何其固執形象之象也其曰天五駕一二三四而生六七八九者愈乖遠矣且陰陽會合而後能生今以天五駕天一天三乃是二陽相合安能生六生八哉天降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豈有陽與陽合而生陰哉況所謂五者乃次第當五非有五物也其一與六合之類皆隔五者蓋以一

二三四五主五方而六七八九十合之周而復始必然之數非有取於天五也其不用五奇主五方而五耦合之者陽方則奇為之主而耦與之合陰方則耦為之主而奇與之合又昭昭矣至如劉氏所圖太極生兩儀一二三四其解曰畫天左旋畫地右動今按其畫天一在坎天三在震誠左旋也地二在離地四在兊亦左旋耳非右動也夫所謂左旋者如斗柄自寅向卯也右動者如日月五星自丑向子也今以自午向酉而為右動何

哉若直以東北為左方西南為右方以分天地之位則又不可謂之旋且動也旋動者進前之意也設謂陽升陰降先兊四而後離二則繫辭所陳先二而後四未嘗倒言之也如是則劉氏之解果繆矣注易圖易自謂窮天地之理而乃未明左旋右動之法甚哉其可笑也

論二

或曰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而吾子之意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稱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謂備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兊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王四時舉四行則土可知矣又以四行之數而揲蓍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是也曰敢問畫卦皆取洛書矣其於河圖何所則也曰則其位也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曰劉氏以為六居坎而生乾謂三

為坎三為乾也九居兊而生坤謂三為兊六為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為離四為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為震五為艮也何如曰以位數之則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畫數之則坎震亦五畫也離兊亦四畫也何其或以位數或以畫數反錯之甚也况說卦稱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彼重卦然畫與位等耳未常析言之也茍析言之則坤六位而十二畫矣焉得曰六畫成卦也雖繫辭陽一君而二民盖取陰耦以喻人臣代終之義非

可積以為數也今謂人有二心者非可積十人以為二十心也且劉氏説天地之數六者有六物耳而乃以一爻分為二畫以當二物可乎歷觀諸卦以爻為人雖陰爻亦一人耳帝乙歸妹非有兩妹也箕子明夷非有兩箕子也然則劉氏畫卦之説其不可用明矣竊聰明睿智創制立法固不區區專決於圖書故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不專決於圖書參

互而後起之者也聖人既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洛書有五行將以八卦象焉於是觀陰陽而設竒耦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純陽為乾取至健也純陰為坤取至順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剛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為震一陰處二陽之下柔不能犯於剛以入伏而為巽一陽處二陰之中上下皆弱困克相濟以險難而為坎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強足以自託以麗著而為離一陽處二陰之上剛以馭下則止故為艮一

陰處二陽之上柔以撫下則說故為兊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陽氣盡矣非至健莫能與之爭故乾位焉爭勝則陽氣起故坎以一陽而位乎北坎者險也一陽而犯衆陰誠不為易而為險也艮者止也物芽地中將出而止也待春之謂也自此動出乎震絜齊乎巽離者明也萬物皆盛長得明而相見也坤厚以養成之成而說故取諸兊也畫八卦分八方之義如斯而已也或曰說卦稱勞乎坎謂萬物閉藏納受為勞也成言乎艮謂萬物之

所終也今吾子之言似不類者何也曰孔子據物終於地上而言也覯取諸物始於地下而言也所以就足先聖之論使人不疑耳或曰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為不詳繫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之竒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陽獨陰無緼三才之道者何如曰劉氏學易乃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諸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别何害也上中下三位

譬如公也卿大夫也竒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盖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而二君子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位見純地便曰無天位哉且其引說卦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以為六畫包三才無三畫緼三才之說噫何其泥也三畫象三才矣重之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若三畫之時乾為天坤為地六畫之後亦不免為天為地也三畫之位則初

為地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為哉且劉氏論三才則引說卦六畫破先儒三畫以為不經及其論奇耦則用天三奇地三耦天地各減其二不顧繫辭五位有合之說是經乎不經也又其論乾元用九謂天一天三天五陽數也坤元用六謂地二地四陰數也至其下文以天五散在五行天一居尊不動餘有天三地四合而成九天三則乾之三畫地二地四則坤之六畫陽得兼陰故乾三

兼坤六而乾元用九也噫陽不可兼隂乎則天三何以稱用九陽果得兼隂乎則天一天三天五當兼地二地四何以不稱乾元用十五也輕先儒九揲六揲之通義而務求新不虞錯亂之至此鄙哉

論三

或人敢問大衍之數五十諸儒異論何如曰京房馬季長荀爽之釋吾無取焉耳至於鄭康成姚信董遇以為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五而用之劉氏亦同此說吾有

取焉耳此章上言大衍之數下言乾坤之策中言天地之數非衍之用而何也然所以減之之意或謂減五行或謂減六畫或謂減天五蓋未之思矣夫五行六畫天五減之之可否不足復詰吾直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只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又豈可言無六策以當六日者别有意也聖人揲蓍虚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

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

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葢取四象之數也以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之矣故康伯述輔嗣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茍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以五十五而虛其一又掛其一則兩手五十三十三揲之數而餘一也左手雖得四右手尚餘一左手三則右

手二左手二則右手三左手一則右手四終無平時雖童子亦知不可為也五十之上唯五十四可矣虛一掛一則兩手五十二十三揲之數也然三少則存者四十三多則存者二十八一少兩多則存者三十二一多兩少則存者三十六乾元當用十坤元當用七少陽八而少陰九矣其下唯四十六虛一掛一則兩手四十四十一揲之數也然乾元當用八坤元當用五少陽六而少陰七矣不徒不應四象之數陽反而耦陰反而奇矣吾

故謂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或曰虚其一者康伯以為太極劉氏以為天一何如曰究觀繫辭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則是虚一在兩儀之前也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虚一相當則一非太極而何也且其謂大衍後天地之數則太極不可配虚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大衍之法誠在數之後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數之先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盖有兩儀而後有數也既可象

兩儀於數之先豈不得配太極於兩儀之上哉若以一二三四便為兩儀則天非一天地非一地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體也一二三四之類其氣也茍虛一以象天一之氣而分四十九以象兩儀之體則是遂其末而勞其本於義乖矣又破康伯之注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以謂太極其氣已兆非無之謂噫其氣雖兆然比天地之有容體可見則是無也又稱聖人之辭易有太極既言有則非無之謂也吾以為天地之先強名太極其

言易有太極謂有此名曰太極者耳非謂太極便有形也如老子之言恍忽中有物有象不可一見有字便指為實物實象也凡此皆巧詆先儒不自知其罪也

論四

或曰劉氏謂坎生復卦離生姤卦何如曰𥗝裂文位則巧矣義則未也聖人設卦觀象以陽潛地中故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陽生陰下故復以一陽居五陰之下八卦配八方則坎當北十二卦配十二月則復當建子復

之陽乃坎之陽也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何哉八方與十二月不同也三畫與六畫不同也是故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離與姤亦如之若謂坎之陽生復之陽離之陰生姤之陰則是十一月有兩陽也五月有兩陰也固不然矣且其說以復卦生於坎中動於震交於坤變二震二兌二乾而終姤卦生於離中消於巽交於乾變二巽二艮二坤而終自復至坤凡十二卦主十二月噫以十二月言之則自復以往歷臨泰大壯

夬而後至乾此云二震二兌而後二乾者何也自姤以往歷遯否觀剝而後至坤此云二巽二艮而後二坤者何也以八方言之則自坎以往歷艮震至巽極矣陽一於子而六於巳也此云震兌乾者何也自離以往歷坤兌至乾極矣陰一於午而六於亥也此云巽艮坤者何也其意以復姤生於坎離而變初四變二五變三上每為二卦則八卦備謂之巧也宜矣然義不通也又以姤巽承於乾非四正之卦乃引歸妹之兌云妹係姊嫁故

兌少女而用巽之長女主其卦意何偽飾之多也彼其
意欲以兌承於乾則成履非姤陰生之卦又不可數變
故引兌於歸妹假託廣嗣之義而係巽於姤耳不徒義
理迂恠以象論之大可笑也少女既嫁於震又係巽而
嫁於乾乎長女既交於乾又從兌而交於震乎則是一
女而事二夫也豈不可笑此所謂偽飾之多也聖人之
意曷至是哉或曰劉氏之説七日來復不取易緯六日
七分何如曰不取宜矣苟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

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然劉氏更以七為少陽必經陰六之數盡至七日少陽乃生斯又未善也歷觀衆卦或言七日或言三日或言三年或言十年强為配合時或可言參相鈎考辭則易屈大抵言日遠者不過七日震六二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不過七日而得也七日來復以復不可遠君子之道雖消不久不過七

日而復彖曰天行也蓋言來復之義是天之行反覆如此亦非考案氣候實日而云也萬壽無疆豈實有萬哉愛而多之之辭也或曰臨至於八月有凶諸儒之論孰為得失曰何氏云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當矣臨二陽遯二陰合耦之卦也劉氏破之以為果建子則辭當在復卦之下此不明矣且復卦陽生其勢微弱未足矜也臨卦剛長強亢之漸故戒之以遯卦有凶也推其本而言之復生為一月臨長為二月至遯為八月不亦可

乎而劉氏固守臨之建丑數至遯之建未則七月以不滿八之故遂用周正排建未為八月又念文王演卦在商之末正朔未改不可以未為八月乃稱周公述而成之故以周正為定且先儒以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劉氏既未有以破之安得謂卦辭亦周公所成以飾臨卦八月用周正之說乎其下文曰況乎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既題周以正名則不得不以周之正朔定其月也且周易書名周公設官可題

周家以別餘代卦辭豈得擅改彼禮樂損益蓋從時之宜易之為書萬世無敝況文考之手澤周公改之何意也文王若曰七月有凶有何妨害而周公故以八月定之乎文王作易之時便題周字亦可矣何必周公也號國曰周其來久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雖紂在上而題易曰周以別夏商何害也魯頌次於周頌亦須周滅而後加魯字乎此類皆閭巷老生誑童耀騃之辨非天下之公議也

論五

或曰易緯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信乎曰吾觀於太玄信矣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名乎曰取諸卦名而已太玄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至其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乎中謂是時萬物之萌信無不在地之中於易則中孚孚者信也亦謂信無不在地之中也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反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礥陽氣微動動而

磌磌物生之難也於易則屯屯者物之始生也粗舉二三則知冬至之後其卦中孚復屯者題號此日之氣候曰中孚也曰復也曰屯也他皆倣此但元首八十一每首四日有半易卦六十每卦六日有竒故前後或參差蓋大同而小異也而劉氏以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不別起數謂易緯六日七分義無所出若是則劉氏凡言天五駕天一之類亦出於經乎乾坤之策況其數六十卦況其名不相妨也又謂十二卦已主十二

月不可取雜書破經義今觀六十卦之次其十二卦仍在本月稱為辟卦則十二卦既總主一月又與諸卦分治六日如侯伯有功德者既作一州之牧亦未免為一國之君也而劉氏區區以月各有主日無用卦是欲立州牧而廢二百一十君也其可乎或曰敢問元亨利貞何謂也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貞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

通之宜之幹之必有其狀竊嘗論之曰始者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幹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百穀草木得之以句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句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山野蟲豸有陸鱗介有水此其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輭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幹也乾而不元則物無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則物無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則物

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聽而聾也利而不貞則物不能幹故不孝不忠為逆為惡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唯君子為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稅斂以富之恤刑罰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復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

其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論六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克於火則燔燒可救火克於金則器械可鑄金克於木則宮室可匠木克於土則萌

芽可出土克於水則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鈌以金投水則沈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克亦吉當夜則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今夫父之於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

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脩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

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繫辭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黄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貞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

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盱江集卷四

盱江集卷五

宋 李覯 撰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敘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官遂行覯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聦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

林之學不著何説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夫何足恠令之不識者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畧而述之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内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

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觧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

内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盖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於

嬀汭嬪於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用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况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不荅則怨懟則有讒言受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

或爲之昌忠良或爲之剥宗室或爲之棄冢嗣或爲之易帷簿或爲之不脩社稷或爲之不食妺喜之放桀妲巳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内宰以陰禮教六宫陰禮婦人之禮六宫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宫者不可不知禮也

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內治第二

天官冡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

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官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攷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攷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之效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

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子無私人則羣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漸也爰盎引卻慎夫人坐謂妾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彘廼說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

官失其守一女頗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冢宰之能師也悲夫

內治第三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至於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自古婦人

之賢者葢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宫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乎王之北宫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親則天有授

蜺之異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徧怨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物不足支民甿所以困國家之敗何莫由斯者邪

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子撢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

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絕王莽篡之變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

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内治第五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昏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惟致齋於内會君於廟服副禕於東房

執璋瓚而亞祼酌瑤爵進玉齍薦徹豆籩以嘉䰟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焉故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蠶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

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况不知耕之勞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蠶之若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糞土貨財焦爛府庫農夫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干寶之論晉紀曰其婦女粧櫛織絍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

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

內治第六

春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賔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茍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莩之親者猶秉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為之坊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内女外女謂之内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禮則

視必在禮聽必在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急而不敢不以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内和理内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召南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詩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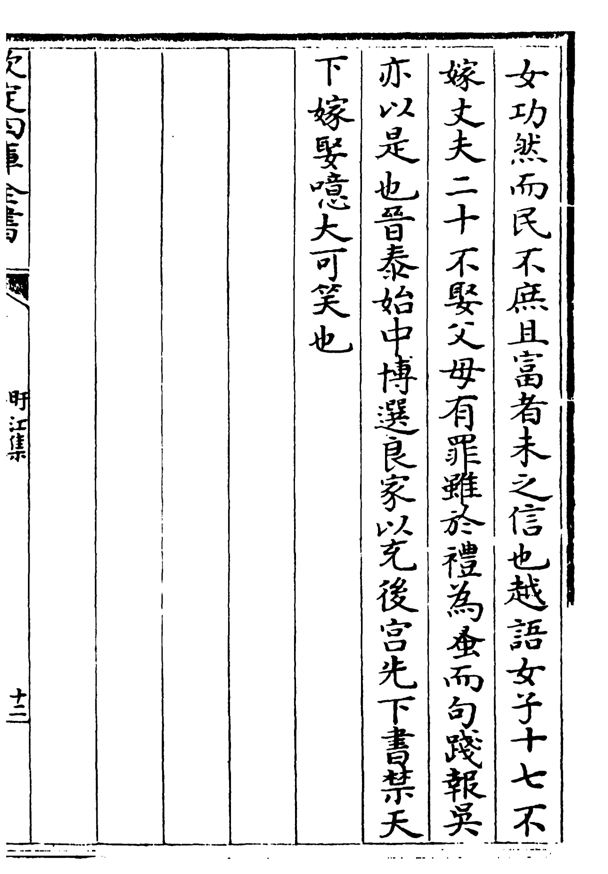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内治第七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昏姻之禮要在及時故國無鰥民

則桃夭之詠作喪其妃耦則有狐之刺興彼室家之好而繫之王者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

是予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是皆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鰥寡者亦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酇長稽其



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蚤而句踐報吳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盱江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六

宋 李覯 撰

國用第一

人所以為人足食也國所以為國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時地不徧産其産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國不盡得其得有數一穀之税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茍不量入以為出節用而愛人則哀公云二猶不足公羊謂大桀小桀誅求無已怨刺並興亂世之政

也故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
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
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飱饔接之則有饗食燕故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用芻禾車秏之數皆
眡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
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
材非一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
勞贈賄酬爵侑食皆為匪賓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

待幣帛夫祀小祭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賵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推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烖救患亟禮五事具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國家閒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饑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

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國用第二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按其

職文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幣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以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盖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内如在槖中况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歴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常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

獻備賞賜之職皆屬於大府屬於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國用第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宰授之職閭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

以濢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務雖闗百聖何以易此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蒢蒙瑘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轂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國用第四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則無貧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畮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財豐者乎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

種故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戸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戸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

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之人野夫有作惰游況邑居乎沃壤猶為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畧為限不可不察也

國用第五

地利之食於人博哉農既得其時種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賊之也水旱之灾雖天所為至於人力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鄉遂之田制也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
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都鄙之田制也
川大於澮澮大於洫洫大於溝溝大於遂遂大於甽甽
通水以入於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洫洫入於澮澮入於
川然則雖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為害者希矣稻人掌
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瀦謂畜流水之陂防
瀦旁隄也然則雖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為害者希矣

聖人之於水旱不其有備哉爲掩規偃豬君子以為禮史起引漳水舄鹵生稻粱鄭國鑿涇水關中為沃野古之賢人未有不留意者也水官不修川澤溝瀆無有舉掌機巧趍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則易以溢謂之大水豈天乎霽則易以涸謂之大旱豈天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

盱江集卷六